

BEYOND 妄想 / 超脑

蔡必贵

雁北堂

B R A I N

人类从未停止进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妄 / 超 想 脑

▶ 蔡必贵 著

BEYOND BRA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脑·妄想 / 蔡必贵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7.8

ISBN 978-7-5596-0340-1

I. ①超… II. ①蔡…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8606 号

超脑·妄想

作 者: 蔡必贵

选题策划: 雁北堂 (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宋延涛

特约编辑: 王明旭

封面设计: 蔡小波

版式设计: 冉冉工作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9 千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9 印张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0340-1

定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894445

- 001 | 第1章 唐双去哪儿了
- 005 | 第2章 黑色纸盒
- 012 | 第3章 诡异的视频
- 018 | 第4章 张铁
- 021 | 第5章 又见红色木马
- 024 | 第6章 我是谁
- 031 | 第7章 有阴谋
- 051 | 第8章 寻找唐双
- 056 | 第9章 会动的文档
- 065 | 第10章 到底是和谁买戒指
- 071 | 第11章 唐双的电话
- 078 | 第12章 消失的通话记录
- 081 | 第13章 悬浮的手机
- 086 | 第14章 谁是小柔
- 100 | 第15章 黑洞里的手
- 109 | 第16章 备忘录上的字
- 117 | 第17章 幻觉
- 124 | 第18章 去德国
- 128 | 第19章 沉睡的乘客
- 137 | 第20章 荒凉的小镇
- 145 | 第21章 别墅
- 162 | 第22章 妄想镇
- 168 | 第23章 张铁的新技能
- 178 | 第24章 故事里的故事
- 193 | 第25章 疯狂的计划

- 202 | 第26章 都是假的
- 207 | 第27章 时间不多了
- 217 | 第28章 不受控制的双手
- 223 | 第29章 小希的话
- 239 | 第30章 我该相信谁
- 245 | 第31章 天台
- 261 | 第32章 找到小柔
- 276 | 第33章 我回来了

第1章 唐双去哪儿了

一觉醒来，整个世界都变了。

不，这么说也不对。我还是躺在自己的床上，床还是在卧室里，卧室在一套复式公寓的二楼。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

吸顶灯的形状不对。

我呆呆地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在我的印象里，天花板上的吸顶灯是圆形的，可是现在这盏灯却是正方形的。

怎么会这样？是有人在不注意的时候换了，还是我自己换过之后忘记了？我从被子里伸出手来，迷糊地挠了挠头——还是说，这盏灯从来就是正方形的，只是我记错了？我闭上眼睛，开始思索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头绪，反而脑子昏昏沉沉的，差点又睡了过去。

我昨晚是做了什么吗，怎么会异乎寻常地困？好像是喝了点酒，又跟女朋友唐双来了两发。两人一瓶红酒，绝对不到断片儿的地步；一个晚上两发，也不过是正常的次数。怎么会累成这样呢？头脑昏昏沉沉，四肢无力，从床上坐起来，似乎都是一个难

度系数很高的动作。想到这里，我又困得打了个哈欠，不行啊，体质变差了呢，要加强锻炼……

二楼的浴室里传来了水龙头的哗哗声。正在洗漱的唐双拉长声音嗔道：“还不起床？”

我眼睛还是闭着的，懒洋洋地说：“起来啦……”突然，我猛地睁开眼！鸡皮疙瘩从肩膀一路延伸，布满了整条小臂。浴室里传出来的，不是唐双的声音。

这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也有点耳熟，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一定在什么地方听过，但绝对不是唐双。

我的女朋友唐双是一个霸道女总裁，帮父亲打理着一家庞大的物流公司。除了赚钱能力是我的三百倍之外，还博学多才，精通弓道，最重要的是，漂亮得不像实力派。总而言之，我的女朋友唐双——完美得像是小说里虚构的人物。至于唐双的声音，跟她的个性一样，坚定、明亮、吐字清晰，穿透性很强。现在，从浴室里传来的声音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慵懒、带点焦糖般的沙哑，类似于周迅的烟酒嗓。

女人的声音再次传来：“早餐都凉啦，快下楼去吃。”

早餐？我满腹狐疑，却没有回答。就算是在一夜之间，唐双的声音完全变了，她也不可能会给我做早餐。这个霸道女总裁，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做饭。所以，浴室里不可能是唐双。

可是这么一来，昨晚跟我同床共枕的唐双去哪儿了？不不，更迫切的问题是——浴室里的女人到底是谁？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掀起被子下了床，向浴室慢慢走去。几

乎在我走到浴室门口的同时，水龙头的哗哗声也戛然而止，一个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差点撞到我身上。

我吓了一跳，是字面上的意义，吓得往后一跳。然后，我看清了眼前的女人。

虽然早上窗帘还没拉开，卧室的光线有点昏暗，但是我仍然看清楚了她的脸，曾经熟悉的一张脸。然后，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是草莓音乐节散场后的场地。难怪我觉得她的声音耳熟，因为在一年前，我曾经跟她一起攀过雪山。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作——赵小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在别的场合，重遇平安归来的小希，我会冲上去抱住她。可是，现在这诡异的情况下，我显然无法这么做。我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小、小希，你怎、怎么在我家？”

小希脸上的笑容慢慢凝固了。她叹了一口气，再次开口时，语气里有责怪的意思：“你没吃药？”

我心里想的是，药，什么药？但是，仿佛嘴巴不受自己控制般，支支吾吾说出来的却是：“吃，吃了。”

小希也不理我，从我身边经过，径直走向床头柜，拉开抽屉。她背对着我，手伸进抽屉里动作着，像在数着什么东西：“二、四、六、八、十、十二……”然后，她转过来自面向着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蔡必贵，你有十天没吃药了。上次还知道把药扔到马桶，这一次……算了，不说了。”

她再次叹了口气，像是在责怪自己：“是我最近太忙，又没顾上监督你，都是我不好。”

我脑子乱成一团，嘴里嗯嗯啊啊地胡乱答应着，明明不知道她说的药是什么，脑子里却又模模糊糊地，浮现出两个长方形的放药的纸盒，上面写着什么字。

小希朝我走了过来，我发现她比唐双还高，不穿高跟鞋都跟我差不多；穿着一条牛仔裤，一件大嘴猴的T恤，走动起来，露出一截柔软的腰肢。她走到我面前，伸出双手，温柔地在我脸上拍了两下，然后笑着说：“好啦，不要担心，没事的。药在床头柜的上层抽屉，下层抽屉里有一个黑色的纸盒，你打开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又自嘲地笑了笑，“六个月没发作，突然来一次，还有点不习惯。”

我感觉头疼欲裂，右手拇指用力揉着太阳穴：“纸盒？发作？你在说什么啊？你、你为什么在我家？唐双，我的女朋友唐双呢？”

听到“唐双”这个名字，小希脸色一沉，但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情绪，勉强笑道：“好啦，我要上班去了。”她重复道，“你打开黑色纸盒，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她抬腕看了看表，惊呼一声，“真的要迟到了，早上还有个直播。”接着，她不顾我的反应，打开衣柜，从里面拿出一顶红色的棒球帽戴上，转过身去，噤噤就下了楼。在楼下的房门打开之前，我听到她的一声嘱咐：“看完别忘了吃药啊，乖。”

第2章 黑色纸盒

小希走后，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沿，像是酒后断片儿，又像是个精神病人。不，搞不好，我真的就是个精神病人。要不然，早上睡醒之后发生的事情完全没办法解释。

让我来理一遍。

首先，昨晚跟我同床共枕的女朋友唐双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前登山时认识的女驴友。如果目前为止还能用“唐双故意捉弄我”这种牵强的理由来解释的话，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无法绕过去的。

一年多前，我跟水哥、小希、梁 Sir，还有另一个叫小明的妹子一起到云南的德钦爬一座叫卡瓦格博的雪山。上山时五个人，下山时却只有四个；小希为了救我们，以一种极端诡异的方式，消失在卡瓦格博的峰顶。她根本没能下山。从那以后，赵小希，就成了失踪人口里的一个名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可是现在……小希出现了，可唐双却失踪了。

我闭上眼睛，皱紧眉头，用右手拇指向外揉着太阳穴，试图让脑子清醒些。

失踪了一年的赵小希再次出现在我眼前，而且是以家里女主人的姿态出现的，给我做了早餐，叮嘱我吃药，还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我，对于房子里的所有布置，更是了如指掌。

想到这里，我睁开眼睛，打量着身处的这间卧室。

我住在一栋高级公寓楼里，户型都是一样的复式，楼上是卧室跟浴室，楼下是客厅、厨房、餐厅、小卫生间，上下加起来，一共有 100 平方米。这套复式公寓是我在五年前买的，当时的房价还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复式公寓里自带的精装修，我基本没怎么改动过。但是，楼上卧室里的陈设都是我自己买回来，自己布置的。可如今……

我站起身来，审视着卧室里的布置。

头顶天花板的吸顶灯，我明明记得是圆形的，现在却变成了正方形。书桌的颜色似乎比印象中的要浅很多。床倒是没什么问题……书架，书架上的 PS3 游戏碟少了很多，却多了些我从来没买过的书，余秋雨、杨澜、于丹，天哪，甚至有一本《西尔斯怀孕百科》，还有《斯波克育儿经》，好像住在这卧室里的人正在备孕一样。书架一共有五层，上面两层、下面两层都摆满了，反而是最中间的一层空空如也。我挠了挠头，没错，这里是我放东野圭吾、斯蒂芬·金的地方，现在这些书都不见了。

我走回卧室中间，茫然地环顾四周。从整体上看，这是我的卧室；可是，从细节上看，这又不是我的卧室。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打开黑色纸盒，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希出门前说的话，适时地在耳边响起。

黑色纸盒。

我把目光投向床边的柜子。这个真皮的床头柜，跟真皮床是一套的，是我亲自挑的皮子定制的。

小希说，床头柜的抽屉里，上层放着我该吃的药，下层有一个黑色纸盒，纸盒里有我要的答案。她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想到这里，我走到床头柜前，弯下身子，几乎是恶狠狠地拉开了床头柜的上层抽屉。抽屉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巴掌大小、长方形的纸盒子。

药盒。我皱着眉头，把两个药盒拿起来看，其中一个写着“奥氮平”，另一个纸盒上则是“利培酮”。什么鬼药名，从来都没听过。我打开其中一个药盒，把说明书翻了出来，一看之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种药是治疗精神疾病的。我照着说明书读了起来：“本品适用于精神分裂症和其他有严重阳性症状（例如妄想、幻觉、思维障碍、敌意和猜疑）和/或阴性症状（例如情感淡漠、情感和社会退缩、言语贫乏）的精神病的急性期和维持治疗……”

什么鬼玩意！我把说明书揉成一团，狠狠地扔在地板上，还觉得不够，又用脚踩了两下。我没病！你才有病！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尝试平复自己的情绪，然后把上层抽屉关上，再去拉开下层。

出乎意料的沉。跟上层抽屉的空荡荡相反，下层的抽屉被塞得满满当当的，是刚才小希所说的黑色纸盒。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个黑色的纸盒几乎跟抽屉一样大，两边留下的缝隙很小，再加

上纸盒非常重，我足足花了两分钟，才把黑色纸盒从抽屉里拿出来。

“你打开黑色纸盒，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盘坐在地毯上，把纸盒也放在上面，然后吐了一口气，去抠盖得严严实实的盒盖。

希腊神话里，潘多拉的魔盒，好像也是黑色的。小心翼翼揭开盒盖的刹那，我发现静静躺在纸盒里的不是定时炸弹、人体残肢、蛇虫鼠蚁这些血腥或者危险的物品。如果光从物品的种类去划分，纸盒里的东西其实非常普通，基本上每个人家里都会有。是书，一、二、三、四、五，一共有五本。其中三本摞在一起，我拿起另外两本，才发现下面还压着一部老旧的 iPad，又厚又重的那种，不知道是一代还是二代。

这五本书，让我陷入了更深的迷惑。盒子里的五本书是普普通通的尺寸，我分不太清是 16 开还是 32 开；普普通通的厚度，比一根手指稍厚些。

这五本书——确切来说，五本小说——是同一个系列的。我把五本书都从纸盒里取出来，平摊在地板上。就是这么普普通通的五本小说，让我在读出它们的名字时，脑袋却像高压锅快要爆炸似的。

“《超脑·地库》。”

“《超脑·雪山》。”

“《超脑·浴室》。”

“《超脑·海岛》。”

“《超脑·团灭》。”

作者名是同一个，我用颤抖的声音读了出来：“蔡、蔡必贵。”

这是怎么一回事？没错，虽然我的正职是经营一家小型工厂，但是在去年经历了一些诡异的事件后，我把其中一些故事写了下来。这些故事发表在网上一个论坛里，看的人不少，到后来，我甚至有了一批粉丝；还有出版社的编辑来联系，可是，我还没跟任何一家谈妥。难道说，有无良的书商从网上下载了我写的内容擅自出版了？可是，这五本小说从装帧的质量上看，倒不像是盗版书。而且……我在网上写的小说，并没有五本那么多。

我深吸了一口气，拿起系列的第二本，《雪山》，在手中急切地翻动着。

没错，无论翻到哪一页，里面的内容都是我在论坛里写的故事；而且，还是认真校对过的版本，我印象中被粉丝们诟病的错别字全部改了过来。这本《雪山》讲的正是我跟小希、水哥、小明，还有国际刑警梁 Sir 一起在卡瓦格博雪山的历险。这也是我在网上论坛里写的第一个故事。我的女朋友唐双，最初也是因为看了我写的《雪山》，才跟我认识的。

我放下《雪山》，拿起《浴室》，这一段经历讲的是我跟一个“时间囚徒”斗智斗勇，我跟她交手了两次，互有胜负。到现在为止，她还是我心头的一个噩梦。

这两本都是我写的，没错，可是……剩下的三本又是什么鬼？这个系列的第一本，名字叫作《地库》，我大概能猜得出内容。在我们去卡瓦格博的路上，水哥跟我们讲过一个关于地库的故事，真假莫辨，引人入胜，情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可是，我从来没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毕竟这是水哥的故事，要写也是他写

啊！我拿起《地库》，翻到第一页，这一看，冷汗就下来了。

我有个朋友，叫作水哥。他身高 175，体重 175，再免费附赠 35。水哥这人什么都好，能吃能喝，会聊天，人也靠谱。就是有个怪癖，无论去哪里，去干什么，都要背着一个超大容量的迷彩军用背包……

这是小说开头的第一段。

我所认识的水哥，霍金水，确实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一段话的语气，确实很像是我写的。我闭上眼睛想了想，如果我来写《地库》这个故事，一开头很可能就会这么写。可是——我睁开眼睛——问题在于，我从来没写过这个故事，一个字都没有！我像是被蛇咬了一口，把手里的书扔到了地板上。书页在地上翻动，慢慢合在一起，像是一个有毒的活物，正在不甘心地死去。

一本我没有写过的小说，署着我的名字，并且遣词造句，一看就像是写我的。这是怎么回事？我呼吸越来越急促，鼓起勇气，盯着摊在地板上的第四本和第五本，分别是《海岛》和《团灭》。不用看，我也能猜出里面的内容。

《海岛》里，讲的会是“鬼叔”——我的外号——跟唐双，在马尔代夫的一座岛屿上，怎么经过一番冒险，在解开了唐双的身世之谜后，我跟她成为男女朋友。

至于《团灭》，写的应该是在唐双的协助下，跟“时间囚徒” Marilyn 的第二次交手；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讲的是我如何跟

现任女友一起找前女友撕逼的故事……

这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如果征得所有当事人同意，经过一些技术性修改，再写出来的话，估计也会挺受欢迎的。可是，问题在于——跟第一本《地库》一样——我根本没写过这两本小说。如果说《地库》是水哥的经历，应该由他自己来写，那么，《海岛》跟《团灭》，则是我想写，但还没来得及写的。毕竟，距离我暂时摆脱前女友，不对，是“时间囚徒”Marilyn的魔爪跟唐双过上太平日子也才两个多月而已。按照我每天写一两千字的速度，这两本二十几万字的小说，我哪里写得完！更别提小说写完之后，还要有一个出版的过程。

“你打开黑色纸盒，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希在下楼之前，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是，这是在逗我吗？我把黑色纸盒打开了，现在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而更迷糊了啊！

我噌地一下站了起来，在卧室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地板上的黑色纸盒跟几本小说就像是海里危险的暗礁。

一个系列，五本小说，作者署名都是我，蔡必贵；可是，在我的印象里，却只写过其中两本。我突然停下了脚步，太阳穴疼得叮咚作响。脑海里蹦出两个名字，奥氮平、利培酮，不对，还有，还有奋乃静和舒必利。

小希的声音在耳旁回响：

“蔡必贵，你有十天没吃药了。”

“六个月没发作，突然来一次……”

在我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嘴巴突然张开，吐出了让自己毛骨悚然的一句话：“该吃药了。”

第3章 诡异的视频

我呆呆地走到床边坐下，拉开抽屉，把两个药盒攥在手里。脑子里有两个声音，一个说：“蔡必贵，吃吧，吃下去就好了，就不会再迷惑了。”另一个声音在反抗：“快！快逃，离开这里！”

我皱起眉头，看着手里被捏瘪了的药盒，想了一会儿，把它们放在了床头柜上。然后我站起身来，走到衣柜前。

刚才赵小希出门之前，打扮得很随意，牛仔裤加T恤，她却说是要去上班，说有什么直播。直播？难道说小希是在电视台工作？可是看她的样子，并不像什么电视主持人。我记得，她临走前，还从衣柜里拿了一顶帽子……

拉开衣柜门的时候，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半个衣柜里满满当地叠着、挂着上百顶帽子，颜色各异，形状倒是统一的——棒球帽。这简直是一个小型的棒球帽仓库。

两年前一起爬雪山时，我就知道小希非常喜欢棒球帽；她告诉过我，在大学里有个外号，就叫“疯帽子”，Madhatter——《蝙